

約翰斯敦言論集



目次

約翰斯敦是怎樣一個人

一，美國的前途

二，我主張民主的資本主義

三，對美國勞資雙方的忠告

四，我怎樣看羅斯福

五，與英人論英美商業合作

六，美蘇之間

七，蘇聯見聞錄

八，史達林會見記

約翰斯敦是怎樣一個人

一九四二年，約翰斯敦被選任美國總商會會長以後，到華盛頓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晉總統。他與羅斯福的會談原定五分鐘的時間，可是歡洽開白的談話延長到了二十分鐘。這位包含一百萬商人，一千四百的地方商會，五百個貿易組織的全國組織的新領袖，年力，他知道於持毫無用處。他的推行商業，就願意與每一個談話，將一切坦白說明。約翰斯敦正是一般人所謂自由企業而他稱爲「資本主義」的倡導者。一九四三年二月，性的雜誌「讀者文摘」撰文寫道：「我擁護資本主義，而幾乎所認識的勞工領袖也都像我着它。」

資本主義是種子

約翰斯敦發覺大多數商人都不能認識這一點：「自由與美國主義是空氣而資本是泥裏的。他提出的商業計劃是整個工業全國性的計劃，其規模之大正是人們從未夢想到的。他提議將爲收入低微人員普建新式的家庭。它將要求建築材料製造者，建築工人，建築師，包工

約翰斯敦是怎樣一個人

款機關參與業移。他所提到的另一項需要，是一年以內支付一百萬萬元，使美國鐵路有新的發展。

這還是約翰斯敦全部計劃的一方面。他堅決認為資本與勞工必須合作，它們的利益是共同的。約翰斯敦的獲有這種資本主義的信心，他的確是由於渡過一種典型的美國生活的結果。他幼時一個工作勤奮的貧苦兒童，知道機會屬諸勤懇者，勤懇能有福利。他生於首都，父親是一個者，家庭爲了找適宜於老約翰斯敦休養的氣候向西遷移，他們居於華盛頓州。約翰斯敦幼時也尋工作，靠賣報，爲商店送貨謀生。

中學時期他繼續做工，進華盛頓大學後一面擔任新聞記者，暑假中就擔任西雅圖船塢內的卸人。

前次大戰時，他在海軍陸戰隊擔任情報軍官，曾奉派赴中國，擔任海軍隨員，一直到一九二〇年抵故鄉斯普凱城時，他進了真空清潔器公司，他最初按戶推銷清潔器，幾年以後自己擔任了老以後他開設了一家電器公司，並設立了一家電器工程廠，一九三三年他收買了一家磚瓦石灰公

記憶力猶同攝影

這時候他和他幼時的愛人墮了婚，成了兩個女兒的父親。他在西北部已能與勞工合作的著名聲播遠近，同時他也以商業的哲學家出名。因爲他能議論風生，說話動人而直捷，舉例對約翰斯敦「美國方式」的定義有一個說法：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美國的前途

思想也有款式，就如同衣帽珠飾各有款式一樣。在這一時機，悲觀主義最流行的款式就是「成熟主義」(Maturism)。這意思是說，美國業已陷入所謂「成熟了的經濟」的陷阱之中。經營事業的體制已經完結，過時，被淘汰了。這種制度已經發育完了。它在樹莖上已經成熟就要瓜熟蒂落了。

那些具有擬定政策地位的人物，有些也持着這種意見。他們相信：私人投資新企業，或擴業，藉以產生工作的機會已經過去了。因而等到戰爭結束，我們再不應當浪費時間，收拾現經「成熟」了的制度。我們應當建立新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之下，商工各業可由私人企業經營是政府應當以發行公債的方法供給各種工業資金，並應為各種工業擬定計畫，且須設法，使意見諸實行。

那些製造出「成熟主義」的理論家們辯解說：在過去美國之所以增長，是因為我們的邊界有擴展的機會；因為我們的人口正在迅速的增加；並且也因為科學正在產生偉大的新發明，各業帶來了幾乎是無限的機會。他們以為現在這個邊界既已幻滅，我們人口的增加率逐漸下

且擺在目前的前景，也並沒有像鐵路或汽車一類的重要發明，足以使工業發生廣大的變革。我們的邊界在實際上已經幻滅了嗎？早年間，人口調查局由北到南畫了一條線，並名「邊界」。邊界東面的所有領土，每平方英里只有兩個人居住；邊界的西面，每平方英里的土地有兩個或更少於兩個。最後，美國全部領土上每平方英里的居民都超過了兩個人，自此而邊界便再也沒有什麼意義了。這是一八九〇年——五十三年前——的情形，然而自此而中，我們國家的增長極為驚人，為有史以來未有的現象！現在因為「邊界已然幻滅，」便隨之而停頓了。

使這個邊界顯得重要的，乃是邊界以外那片大廉價的土地和尚未開發的天然資源。但是這片的土地依然擺在那裏，那些尚未開發的天然資源大部分也依然擺在那裏。在那舊邊界外，土的中心共有十一個州——尼瓦達，懷俄明，亞利桑那，愛達荷，新墨西哥，猶他，蒙大拿，科羅拉多，科羅拉多及俄勒岡——包括面積一百一十萬九千平方英里。

這一區域的面積，約等於住有居民三億八千五百萬的印度，或等於住有居民二億六千五百萬的歐洲各國的人口，只有人口六百四十萬。歐洲各國的人口，年均每平方英里為一人，我們邊界內各州的人口，每平方英里只有五、八人。

在這些州區之內，的確有不少沙漠地帶，但是也有大片尚未墾殖的肥沃土地，可以生產葡萄，麥，木材，果品，而且幾乎是每一種植物都可以生產，其數量之豐，足以供應本國的需。拿一地有潛在的水力共約三百七十萬匹馬力，而現在已經開發的不過佔其全部力量的六分

墨西哥有尚未開發的煤田，其儲量爲一千九百二十億噸，在這一區域之內，差不多每一種金礦藏，而且還有無數的合金礦產。

我們將來的發展將長與擴展，並不一定需要這個廣袤的尚未開發的帝國。除這大片領域以外，他們差不多有二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每平方英里僅有八十個人。然而那些敗北主義者卻說：我們再不能繼續發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沒有發展的餘地！

那些悲觀主義的成熟主義者指出，我們人口的增加，已經減少到蝸牛那樣大小，並且因爲此，我們的建築業和其他各業便再沒有擴展的可能。我們人口的增加率，八十年來總是遞減的。一八五〇年以後的十年之內，美國人口增加率爲百分之三十五·六，所以到一八六〇年是美國人口增加率的最高峯；自此而後，直至一九三〇年便逐漸下降，而其十年的增加率爲十六·一。但是在人口增加率始終降低的過程中，我們的工業產品以及個人的收入卻無時不增高。

在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年這一時期之內，我們人口的增加率減低了一半以上，然而我們個人卻由四百二十四美元增至一千六百五十五美元，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四百。有關係的並不的庶衆，而是一個國家的個人的福利狀況。以整個的蘇聯來講，它比較瑞士富裕得多，但是人的收入，平均超過普通蘇聯個人的收入幾倍。

如果我們因爲人口不增加的緣故而漸趨下沉，那麼，世界其他各國還有什麼機會呢？歐洲當時個人收入最豐的是挪威，瑞典，荷蘭，比利時及瑞士。他們各國人口的增加率，都是極

的。

這種論人口的論點不過只是一個妖怪而已。在幾百萬從歐洲移殖到美國來的時候，我們窮，無知，生活水準極低的。他們逐漸發展，成為生活程度較高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並且變為的資產。好了，我們在美國依然有千百萬人陷於貧苦狀態之中，這些貧苦的人民也能逐漸成為美國的資產，他們也和當時的移民一樣，要求住屋，食品，衣着和奢侈品，而且他們的規模之大，必將甚於以往。

成熟主義的理論家還有第三個論點，說是科學已經喪失了它的幻想，而且在目前，似乎並大的發明在望，足以為工業及就業製造龐大的機會。這一種的悲觀主義並不是新發生的。約四十年前，一位名叫馬爾塞斯的英國青年教師，在他當時的環境之下，發現人口的增加極為而食糧供應的增加則極為緩慢，他因而粗率的得到了一個結論，說是一個人口擁擠的世界，將遭受饑荒的打擊。但是馬爾塞斯黯淡的預言，並沒有實現。食糧的增加，事實上比較人口更為迅速。

這同樣的關於前途的陰暗觀點，也曾間斷的出現過。姑舉幾個事例如下：

一八三九年——密士夫必州國會議員蘭金稱：「我們的制度完結了。獨占吞沒了一切。現在我們中間消失。」

一八四四年——商標局局長說：「我們看到人類進步已告中止這一個時期的來臨。」
一八七五年——內政部長說：「新的物資以及新的發明，現在已經將我們的社會轉變至

的階段，因為科學的發明，只能使我們再有一點點的進步。」

一八八五年——勞工部部長說：「工業的新方法將要繼續——但是在這個時期裏，已經產生大的資本，新的生產方法是無法儘量運用的。」

這一種關於科學的敗北主義者的展望，實在是一種妄自尊大的說法。因為一個人必須假冒着得很多，他才能說科學已經完結了。以為現在並沒有重要發明在望的假定，事實上只是一些經着——其中有許多只是些業餘的經濟學者——以及一些現在當政的青年律師們的意見而已。並一位科學家支持他們的意見。他們的說法雖然完全忽略了發明的全部歷史，然而我們也可以將的說法略加考慮。

發明與科學的發現是決難預測的。這裏就是一個例證。在愛迪生發明白熱燈泡的時候，這種鵝蠟絲的底端發出亮光：因而電燈泡的壽命頗為短暫。當時大家對於所謂「愛迪生的主義」都無聊，而一般從事電氣研究的人士都說法摒棄「愛迪生的主義。」可是這種研究工作的副產品——無線電和整個的電氣工業。

在馬爾塞斯說人類將要挨餓的時候，他以為他知道當時並沒有方法生產充分的食糧，足以供世界的人口。五十年以前，取得充分肥料——尤其是氮氣——的問題變為尖銳化。一位挪威的物源論者注意到太陽的白光環，便開始作一種試驗，他試驗的方法是將一只蓄電的弓狀物放在的中央。如果你當時問他：「伯克蘭博士，你預測會發生什麼現象呢？」他一定會答覆你：進行順利，結果就等於太陽的白光環。」他燃起了火花，生出不少的瓦斯，竟將他從試驗室中

來了。

他請了一位著名的化學家叫作艾德博士的前來察視，艾德博士嗅了嗅瓦斯的氣味喊著說：「你真幸運！你解決了這一百年來的問題！」伯克蘭博士從空氣中造出硝酸來了。他的發了伯克蘭——艾德自空氣中凝結氮氣的方法。由於這種方法的發明，纔有肥料工業的成立，限制的供應一如需要。這似乎可以讓馬爾塞斯安心了。

然而這些事物雖然完成的異常迅速，可是那些對這些完全通曉的人士們，卻也以同樣的迅速一切都幻化了。一九〇〇年，某「權威」方面說愛迪生的電燈已經登峯造極十分完善了，因為的絲已經再沒有發展的餘地，而燈泡內的鎢絲也不能再細了。一八九六年，有人宣布，空氣的機器裏飛行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已使機器臻於完善，而使飛行成為可能，就是電燈瓦斯機。

科學不過剛剛觸及龐大的可能性的邊緣。在我們僅僅有少數科學研究人員在設備十分簡陋室中工作的時候，我們就創造了今日偉大的技術世界。現在，我們有了設備完善的試驗室，五千名的科學家，熱情的探求那絕無限制的未知的世界，然而卻說科學與技術已經成熟了，穩？

我們雖不能預測新的發明，我們卻能歷述一切舊發明的事實。在一九二〇年以後這十年裏，我們的繁榮是由三大舊工業——建築業，電氣業及汽車工業——所促成的。建築業吸收了的投資。其次為電氣事業，此種工業係於五十年前開始。有許多人以為汽車工業已經達到了

但是它的真正效力是在一九二〇年而後纔發生的。它的效力是間接的，它精細的改變了文明。城郊區域在城市的四週擴展開了；新的住宅，學校，電影院和商店逐漸成立了。加油站在全國各地相繼設立，有如兩條大血管。大規模的公路網也建立起來。公共汽車代替了電車工業，還有千百種供應汽車特殊需要的事業相繼出現。

我們說這是汽車完成了這種工作。但是使這些新奇的目的益廉價的汽車能夠製成功的又是什麼？普通的觀察家從來也未曾看出，使汽車能製造完成的乃是那千百種其他工業方面的其他發明。新型鋼料，煉汽油的新方法以及廉價的大量生產的方法等。

一九二〇年，有人說煉鋼工業乃是舊工業——一切都應融成完了的工業。二十年以前，共或五種鋼；今天已經有幾百種了。第一次大戰結束時存在著的煉鋼廠，差不多已全被折毀棄；需要鉅大投資的舊廠和新廠都已經建立起來，代替了舊廠。

剛剛在不景氣的時期開始，鋼鐵瓦斯的工業蒸蒸日上，就像流星似的進步得飛快。為什麼有一個大工程試驗室專門製造水銀管的方法。這種管子，直徑二十英寸，長達六十英尺，埋的方法，成本極低，便利用鐵管長途輸送瓦斯的事業有利可圖了。

關於這些種種的工業，現在仍有無限發展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曾有人以歡愉的調劑將來可以用半金屬成的材料搭建住宅。這種預測未能實現，因為建築這種住宅所需要的未存在。及至今日，新的橡膠工業已經製成了這些材料。

在戰爭結束之後，我們要看到一種新型的住宅，其建築費用的低廉恐怕為亙古所未有。

沒有人能預先看出飛機將要如何如何。關於這個問題，討論的文章已經太多了，我們在提上一筆就儘夠了。沒有問題，飛機的影響，至少也要和汽車的影響相等。

另外還有一個極有前途的新發展。全世界的購買力，大部分總是在寒冷的國家裏。爲什麼人衰弱的，但是冷也會使人衰弱。然而火爐乃是成功的禦寒工具，而在炎熱國家裏，始一種禦寒的同樣有效的工具。如果我們能賣給炎熱國家的人民一種節制熱度的機器，將會一種後果呢？這不是一種神奇的使他們發揮他們的能力嗎？如果能夠，便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於他們，和對於我們是互有裨益的。

像這樣的機器就擺在這裏了。差不多我們所有的影戲院，我們大部分的旅館，還有我家，都在使用這種機器了。這種機器和汽車剛出世的時候一樣，價格仍然相當昂貴，但是也許可以減輕成本，使千百萬人都有購買的能力。出色的工程師們相信，從這一項工作進展的高潮或許就要一個隨着一個的陸續而來。

我們的經濟制度還沒有壽終正寢，也還沒有達到老態龍鍾的地步。我們的經濟制度會因身上的鎖鏈——由若干企圖產生獨佔條件，企圖抬高物價，限制生產量的商會，勞工團體機關（如商聯會及加送爾組合等）所加給它的障礙，限制及苛稅等而陷於死亡。勞工組織他們的職守，保證工人獲得優厚的工資，工作的時間適當，並以減少生產量，拒用新生產及其他多少種具有破壞性的規律來增加工業用於勞工一項的費用。聯邦政府，各州以及城對於工業加以種種不必要的限制，勒住了企業，然後坐待那成功的個人，好從他以冒險投

利潤中抽取一部分充公。

在一個複雜的社會裏，我承認政府必須制定並執行各種規章及條例。但是我們必須保持金

大限度的自由，以及政府最小限度的統制，藉以適應現代的工業文明。

我們的制度並不是因為缺少機會而感受痛苦，但是因為官僚以及稅吏而感受痛苦。對於我

殘廢了的巨人，只有一個挽救的辦法。解除他的枷鎖！打開他足踝上的鐵鏈，然後再看他工

我主張民主的資本主義

不久以前，我在「讀者文摘」中發表一篇論文，擁護並提倡資本主義。該文發表後，許多讀者。有一部分讀者卻問我：「誰的資本主義？由誰控制？」

這是一篇很有理由的詢問，從經濟學的立場說，到處都有資本主義。蘇聯也有一種主義。在蘇聯，和在美國一樣，錢被集合為資本，然後投資於新的工廠或機器。這種投資是由持並且是強制的。但是它是那樣作的，而且是大規模地作。

義大利，韓國，西班牙，都有資本主義，它們全是「法西斯」，但是它們國家對投資的控制卻有不同。

各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也有不同。英國的資本主義別於美國的資本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不相同。也包括一種極端暴力的機會均等的傾向，也包括一種由少數人支配的傾向。我們不說：我們必須在資本主義和全能主義中選擇。我們必須說：我們必須在資本主義中選擇。世界上有三種資本主義。

一種是官僚資本主義。我反對這種在莫斯科盛行，在華盛頓也見萌芽的官僚資本主義。

一種是獨佔和特權的資本主義。我反對這種企圖控制不論是歐洲或美洲任何地區的獨佔和資本主義。

還有一種是民衆的資本主義。我是這種資本主義的產物。我希望它能夠在我後面的每一個女而存在。不但存在，而且發揚光大。我想只有美國可以領導世界走上一個終久屬於每一個本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的特質，是官僚奪取人民的錢，利用這些錢，使官僚本身成為國內唯一投資的資本家。

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好的例證在蘇聯。每一個主要的蘇聯企業是國有的，但是它也對國家納種稅率極高，時常高過消費者日用必需品價格的二倍或四倍。這種賦稅用以支付國家的一切此外還有大量的餘款，這種餘款就成為資本，由官僚任意決定對新工業投資。

另外由公債舉措更多的資本。許多蘇聯人有存款，一個不熟練的蘇聯工人，也許每月只有布，但是一個熟練工人卻可以得到二百以至六百盧布。一個設計增加工作速度的監工可以得盧布，他也許可以得到五萬或十萬盧布的獎金。許多蘇聯人有錢可以作自己的事業，但是這些什麼？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化費掉，一條是購買政府公債而把錢借給官僚。

舉一個例說：他們也許要組織一個公司製造直昇飛機。但是官僚可以說：「你們要造燃料電管，那是蘇聯所需要的。這句話是我們說的。我們將以你的賦稅，你的借款，來作我們所你有益的事。別的事就不成。」